



说说学院与知识份子

About the Colleges and the Intellectual

◎王林 Wang Lin



身居高校多年，的确有想要骂人的时候，看到不学无术的教授、装腔作势的博士，还有滥竽充数的硕士生、本科

生和专科生，总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《围城》里描写的那些男女。但我还是愿意选择闭嘴，不愿去作一个“愤青”。倒

不是因为已老于世故、司空见惯，而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地位实在太低，用不着去“把他们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”。更何况本人也是其中一员，别人有的问题说不定我自己也有。我总觉得生活在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充斥的当代，一个人很难保持人格的完整，然后以没有问题的自我去抨击你认为有问题的生活现实和对象世界。当代文化的很多问题就在我们每个个体的人格结构之中，躬身自省，也许比四处出击更能深知这个时代的弊病。正如老赫尔岑在《彼岸书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如果不要图救世，而只救自己——不求解放人类，但求解放自己，那倒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。”历史总是在一代不如一代的哀鸣中前进的，今天大学生的文字功底也许远不如前清秀才，但问题是前清秀才才会用电脑会上网吗？

我喜欢读的旧书之一是《笑林广记》，其中充满中国智慧和幽默，可以说是现在民间和网上流行“荤段子”的鼻祖。但我不喜欢书中对残疾人和知识分子的嘲弄，表现出市民阶层非人道和非文化的市侩一面。而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，更是把清代知识分子写得猥琐庸俗、无耻下流、一塌糊涂。幸好开头还有个画梅花的王冕，树立起清高洁净的形象，不然一个时代的希望何在？

纵观历史，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多

少尊重，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乾隆王朝文字狱，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“臭老九”，知识分子处境之艰难、遭遇之悲惨，恐怕世界少有。记得板桥诗中有一首写老师的，诗曰：“教书从来是下流，傍人门户度春秋。不饥不饱轻闲客，无忧无虑自在囚。师严弟子偏懒惰，课少东家结冤仇。而今改过神龛子，天地君亲大牯牛。”——真是一针见血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。牛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，起于板桥，成于鲁迅，即所谓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以及“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牛奶”等等。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只能是牛，不能是其它什么东西？在国内写文章，一千字稿费能得三百元人民币，就算是对得起你了。前些年美术批评家凑在一起，搞了个劳务公约，一千字润笔要求七、八百块钱，还弄得沸沸扬扬，说的说，骂的骂，甚至严重到“批评意识失落”。但就在那公约公布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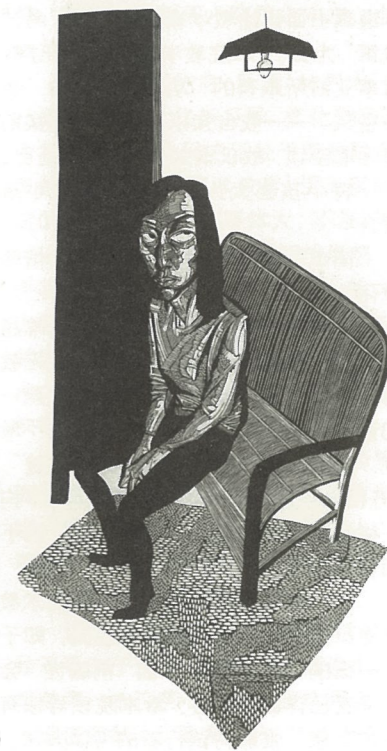
后不久，我给德国波恩博物馆撰文，五千字就收了五千马克，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，而批评照样批评，一点没吹捧他们的意思。如果中国美术批评家的润笔达到这个标准或者一半，谁不想呆在家里好好做研究？大学时读恩格斯，不太理解他说资本主义不仅剥削工人，而且剥削马克思本人，因为马克思的稿酬还不够他写作时所抽的雪茄烟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中国知识分子如果闭门著书，肯定连雪茄也抽不起——当然，值得赞扬

的是，即使不抽雪茄，也要闭门著书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，但不能要求批评家都做伟人，而艺术家都做小人，这样对艺术家及其相关机构也不太公平。

细说起来，当代知识分子大致有四种：第一种是官方知识分子，属于解释型，为政治体制、政策法规寻找依据，进行宣传；第二种是企业知识分子，属于服务型，为企业开发产品，扩大生产，发展经济，争取效益；第三种是学院知识分子，属于研究型，主要是进行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专业研究；第四种是公共知识分子，属于批判型，其存在的理由是对现存制度、规范、



你的抱怨、你的指责、你的愤怒都显得无的放矢，矫揉造作，像过时的老人聚会，温习旧课，咒骂新人——这正应了北京人说得最调侃的一句话：哥们儿，您这是给谁撒娇？！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1. 凌晨三点 | 油画 | 小杨 |
| 2. 伤者 | 丝网版画 | 张明 |
| 3. 耍歌堂 | 油画 | 钟英明 |
| 4. 西部日记局部 | 综合材料 | 吴松 |
| 5. 他走了 | 木刻 | 舒莎 |